

昨日的行脚

宋寒衣 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詩歌出版社

昨 日 的 行 脚

宋 寒 衣 著

詩 歌 出 版 社

— 四 九 —

渝3431

本書作者其他詩著：

漁家

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

上海雜誌公司總經售

定價：三角五分

目次

序·····	穆木天
序·····	柳倩

I 爲祖國而歌

爲祖國而歌·····	一
征旅·····	五
過江漢·····	一〇

明日的行人.....	一五
勝利的燕子.....	一九
五月祭.....	二五
六月的南戰場.....	二九

II 黃昏的戰綫

黃昏的戰綫.....	三五
夜送兵車.....	三七
戰場晚曲.....	四二
夜戰壕.....	四五

趕火綫.....四七

停戰後.....四九

夜哨兵.....五一

致死者.....五四

III 懷念江南的春

在恐怖的濃霧中.....五九

懷念江南的春.....六四

流亡人夜曲.....六七

懷鄉曲.....七〇

無題·····	七四
秋天·····	七六
春·····	七八
春天是戰鬥的季節·····	八一
鳳凰舟子謠·····	八四
僑民·····	八九
嘉陵江之晨·····	九七
三年·····	一〇〇
「七七」三週年祭·····	一〇六
後話·····	一〇九

穆序

寄寒衣

——代序——

寒衣：

前天接到你的「昨日的行腳」的樣稿，我在心裡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歡喜。在抗戰建國中，朋友們，各各人，都在戰鬥，都在生長。而且，各各人都一天比一天生活得健全了。

在「昨日的行腳」中，我首先感覺到的，就是一種相當濃厚的生活的味道。過去朋友們的詩作，都似乎是書齋裡的產物。現在，朋友們是在大道上，森林

中，戰壕裡，十字街頭，作詩了。的這部「從你昨日的行脚」中，我感覺到就你的詩歌和你的生活，是一天一天地從分離趨向一致了。詩中的生活的味道，是生活和詩歌的日趨一致的反映。

在抗戰建國中，我希望，我們的詩歌和我們的生活有一天能夠達到完全的一致。就是說：我們的生活，就是詩，我們的詩，就是生活；如同我們的生活是戰鬥的一樣，我們的詩也是戰鬥的。

你要我寫一點什麼加在你的這個詩集前邊，我覺得我寫上多少，都會是成爲廢話。你的詩，是會自己向讀者說話的；你的詩是會把你的生活的要求和表現，直接地告訴給讀者。

我看到你的「昨日的行脚」之後，所感到的，只是兩個字：「歡喜」！再讓我說，還是，這兩個字：「歡喜」！而且，我想，不久的將來，在你的另一部新的

詩集出現時，我一定更會想到比在這次還要大的「歡喜」！

我對於你的詩的意見，是如此。

祝你努力！

穆木天 一九四一，五月。

柳序

「昨日的行脚」，是繼「漁家」出版的詩人寒衣的第二個詩集。「漁家」出版是在抗戰以前，那時正值日寇意圖以種種之陰謀和暴力，亟欲囊括中國；國內大多數人，有一種「履霜」的徵兆，預感到民族危機的加深，非出諸一戰，不足以解救中國的覆亡；於是國人要求對日作戰，文化界亦聲色俱厲的，旋起大聲急呼，喚起祖國警惕，團結在惟一抗日的目標之下，以應付將來的一切事變；對外則申引中國之不可侮辱，且昭示東方優秀之民族，將于搏鬥中謀其自身之解放事業以感召世界。那時我們詩人寒衣的「行脚」，正合着這樣的旋律，一齊邁進。他底歌，亦將是在苦難中亟求搏鬥的呼聲，亟求民族解放的自由之歌。

現在，全中國人的要求實現了。在三四年中，以寇陋的武器，對抗了優勢的仇敵的轟炸機和槍砲，我們不但沒有像退回歐洲混戰中，許多的國家，在短短的時間內結束了他們的壽命，反之，在軍事上，我們漸趨穩定，而且相持；文化界的同人，亦多以戰士的姿態，出現在敵後及各戰場上。他們不惜犧牲，不顧流血，三四年來，早經獻身于戰鬥的年青的民族了；而我們的詩人，亦協調着千萬戰士的步武，他底歌，沒有瘡痍，也沒有沉默。我們稔知他和我們一樣，三四年在打伐敵人的悠長的征途中，默默的回响着他底「脚步」。

他的第二個詩集，又將出現于讀者之前了。它的內容及表現它的技術如何，明達的讀者自能鑑定，不必我再多費唇舌，這裏我想提到的是：我們詩人的寫作的態度，始終是誠懇而嚴肅，他從來沒有把詩作為「引以自娛」，或酒後茶餘的消遣品的。也許就是十年了吧，他仍默默的，始終不變的，爲着創建我

們新寫實主義的詩歌而努力！

在炮火下的日子，三四年來已經過慣了。戰爭會教得人更聰明，也許我們的詩人寒衣，會因這次民族解放戰爭的豐富的內容，充實了他將來的詩作，改換了他拘泥的形式吧！

倩

于柳州軍中。

1

歌而國祖爲 I

渝 2963

爲祖國而歌

我要放開歌喉高唱，

歌唱祖國的新生！

耻辱的日子從此去吧，

誰說我們是沒有抵抗的奴隸！

抗戰的炮火粉碎了

我們身上的鎖枷，



一隻脫囚的獅子，
你聽，雄壯的怒吼！

五十年的血賬，
要在這一次算清楚，
四萬萬五千萬顆
曾被人呼叫過奴隸的頭
從此，要在自己的國土上
昂然地抬起了！

征旅。

在十一月的尖風裏，
悄悄的

我衝出了敵人羅網的籠城，
脫下了文弱的衣裝

我穿上了戎衣，

割斷了一切的戀念，

我參加祖國的戰鬥！

把自由和文化扛在肩膀上，
把民族的生命挑在槍刺上，
讓祖宗遺留的廬墓莫用管他了
在寒冷的風雪裏
越過太行山。

森林在招搖，
江流也激怒了，
迎着祖國自由的風息，
像火綫上爭奪陣頭的兵士

踏着霧，踏着雲山，
搜索祖國的仇敵。

風刺割着我的周遭，

寒冷的風雪襲擊着我的肌膚，

我的胸中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怨恨，

槍在怒吼，血在沸騰，

我荷着我的槍

在森林烟飛的霧裏，

祖國母親碎爛的血地上行進……

靜美的田園被敵人的鐵蹄踏碎了，
祖國的兒女被敵人殘殺，姦淫！

現在呀，森林中也激起了怒濤奔瀉

祖國民族的生命——

在這炮火中甦醒了。

風回旋，雪打在我的灼顏，

此刻，森林躍動了，

河流在嗥叫，

我拔起我的脚步，

越過水，越過山巔，

要撲向炮火最猛的陣頭。

一九三七，十二月，廬山。

過江漢

我爲你憧憬十年的漢江，
在祖國危難的今日
我對你相遇無言！

江水有心，我滿腔的悲痛，
江水有心，我向你哭對無言！
黃鶴樓頭的笛聲不聞，

又傳來了衝鋒的號音。

血腥的餘氛還窒滿江漢，

罷否，十年前你激起過的血花的浪潮？

起來，武漢，時代不再讓你沉默了，

全國的兒女諦聽着你

咆哮的吼聲！

托齊卡中的炮手看準江心，

炮手噉，看緊，

你再也不能

疏忽一時一刻一分了！

祖國的死活

就決定在這次的民族戰場，
是戰，是降，
死路，活路，
都擺在我們的眼前。

不願做奴隸的兒女，
都武裝起來保衛武漢，
抗戰，抗戰，我們最後的抗戰
就要決戰在這大江南北間。

十年前的武漢，

你，你是孕育革命因子的嫗母；

十年後今日的武漢，

你，你該是個民族復興的堡壘；

看啊，滿眼流離顛沛着的

我們被難的同胞，

敵人的炮口又溯向江流衝！

今日，我再不是一個隻身的浪人，

踏着祖國的血路，

肩着一杆簡單的武器

又匆匆向你告別無言，
以無言的悲痛向你目語；
起來，武漢，
時代不再讓你沉默了，
趕快武裝起全漢江的兒女吧，
全漢江的兒女要和你一齊共存亡！
起來，武漢，
你再不能躊躇一刻了，
一刻的剎那就將決定祖國的生死！

一九三七，十二月，

軍過武漢。

明日的行人

——送一個戰友上前綫——

這裏已留不住你——

明日的行人啊，

不要儘凝看此地模糊的血跡，

朋友，怔住你的悲憤，

讓我握一手，

我與你血液的交流！

戰馬已嘶鳴，

行吧，長戈在手，

躍上馬背，

在這大江之濱，

你武裝了的祖國的戰士啊，

綠野向你微笑了。

當選的壯力，

是多末值得令人欽羨的，

你就驕傲你的青春奮飛起，

隨着英勇的戰友，
 去到血腥的大野，
 在森林幽谷的霧裏，
 當着你與敵人交戰的
 彈雨烽烟最濃艷的時候，
 祖國將動情地
 殷殷媚望着你！

民族的仇恨湧漲在心頭，
 難以磨滅的殷紅的血跡
 又閃爍在眼前！

明日的行人啊，記住，
要作復仇的愚漢爲祖國戰鬥而死，
我的朋友，祖國和民族的幸福
都給予你重大的寄興！

勝利的燕子

——送柳倩，亞平，家槐，孫慎諸兄重上前線——
在江邊，

江水打上江頭，

在這裏

我又送你重上戰場。

一羣勝利歸來的燕子，

遠風帶來戰地的消息，

你又匆匆踏上遠遠的征路。

在江浙，在東戰場，

你曾張開粗黑的翅膀，

像一羣無敵的鷺鷹，

飛來飛去的

穿過敵人的火網。

在那兒，你曾完成過

神聖的任務，

兇惡的敵人始終不能

損去你們一根羽毛，
帶着勝利的笑，

如今，你又飛入烽火的前線。

戰鬥的祖國，

不能讓有多餘的休息，

抖一抖身腰，

工作，工作，

在戰鬥中工作。

莫盼念歸期，

敵人還沒有驅逐出

祖國領土的時候，

永遠都守望在前頭。

可如今，我們早已

把生命看作一根鴻毛了，

只有用我們的血肉

才能擋住那染紅着

血漬斑斑的祖國的山河！

拍拍翅膀，

撕碎敵人的尸身，

故國的城堡盡化成了灰燼，
許多同胞正在火燄中啼泣，
要在火燄中
搶救出祖國的生命！

風笛聲中夾着
進軍的號喇，
壕塹邊的兄弟
展開了歡顏，
歡迎你來得正好。

這一回，你又踏上了

第二次的征途，

有六月的風

揚起歌聲，

江風吹拂着你遠征的戰士，

暫時告別江南的綠野

戴一條鐵的身子，

你去殲滅那——

殘害人類的野獸！

五月祭

五月，血的日子，
中國的綠野開滿了血花，
中國行進着戰鬥，
中國的人民
在戰鬥裏
用最大的熱情來迎接你！

在亞細亞的綠野上，

中國的人民肩着自己的武器，

在自己的國土上挺進！

中國的人民

用行動，用血

來祭奠你——今年的五月！

大的都市，

小的村鎮，

都伸出了萬千隻壯健的拳頭，

在森林，在幽谷中，

千萬枝槍口

向敵人噴吐着怒火，

中國的人民一致地

英勇的在和敵人搏鬥。

就讓它變成血紅的海吧，

橫豎有許多土地

不能耕種了，

有軍號在田野間吹奏，

有人在森林中呼哨！

綠野上的戰士，
想念着被蹂躪的鄉土，
像萌動的春艸，
染上春色；
影上漠漠的戰雲，
大家都下着決心
要在還血的五月天
用血來澆洗
這失去了家園的恥辱。

六月的南戰場

六月的南戰場沒有多大詩意，
熱風吹送着濃厚的屍臭和火藥氣息。

在南國，夜是一個最寶貴的，
祇須一夜交鋒，

戰場上便堆滿

無聲凱旋的敵人的殘骸，

也有我們義士的屍體。

南國的夜。沒有鬱抑的夢

縹繞纏人，

憂鬱的田野也開滿春花，

水田上漂寫着無比的恥辱和憤恨，

綠蔭下的家就在戰壕裏。

穿條短褲握枝來福槍，

在田野裏守望，游擊，

南國兒女特有的風彩！

被敵人封鎖的海岸

沒有過足的糧食，

咬緊牙根，勝利

在他們肚裏填飽饑餓。

六月的太陽晒得焦人，

六月的風輕輕吻着戰士的衣裾，

白鵝潭怒吼的潮泛

偶然給一陣東風帶到，

恥辱，憤恨，羞愧，拚……

一齊在南戰場戰士的心頭浮起！

一九三九，六月，西江戰地。

綫戰的昏黃 II

黃昏的戰綫

——日本兵的悲哀——

黃昏靜，

戰線遠；

人已疲勞馬無力了；

夜色襯出寒光。

戰場漠漠淒冷！

黃昏靜，

戰線遠，

槍子發出啾啾的哀音，

炮彈在嘯吼，

戰壕似一座黑棺。

黃昏靜，

戰線遠，

號聲驚動記憶；

不敢想起遠離島國的妻兒，

淚向櫻花落！

一九三九，四月，西江。

夜送兵車

古老的邊城起了騷動，
千萬雙手揚送着兵車，
千萬張口在夜空中發出呼嚕，
送你——送你健兒們齊赴沙場！

漠漠野原中響徹了軍號，
救亡雪恨就在今朝，

千萬隻眼向你們目語，

送你——送你健兒們去捍衛祖國！

把槍托靠緊在肩頭，

把子彈束緊在身腰，

拿起爆烈的炸彈，

去炸碎敵人的頭顱，

去吧！

我們在前線上再相會。

請勿餘留一點兒慈悲，

盡讓大刀在手中咆哮，
盡讓子彈在槍口躍動，
得注意的：
是下下對準敵人。

血的債只有血來還，
用敵人點着的火苗，
去燒燬這亞細亞萬里的江山！
五千年文物的中華，
可讓牠變成焦土，
爲了民族吐口氣，

爲了世界的和平。

莫用怕敵人的炮火兇，

有我們的熱血正在胸膛滾，

掄起我們的利器，

把敵人殲滅！

把失地收復！

夜空中，狂嘯出一陣騷音；

千萬隻手揚向着車窗，

千萬對眼目送着車箱蠕動，

去吧，莫回頭，
把戰旗插在東海島，
健兒們凱旋歸來！

戰場晚曲

黃昏在戰場裏降落了，
羣山和戰士一樣都穿上了夜的衣裳；
夜風舐過戰線，
敵人警戒的炮火透過夜色
在長空裏劃出一道長虹。

天際的雲隙

隱現着幾顆米粒的星火，

戰士要在今夜搶奪敵人的山頭！

戰壕裏，他們在張大着眼，

巴巴地，

向前面敵人的陣線瞭望，

不疲倦，像長征的駱駝！

風掠過羣山捲着夜色

撲襲征人的衣裾，

江水打起岸頭

夾着炮聲連成節奏。

戰士從壕塹中躍起，
拿生命去完成任務，
無情的掃蕩
把這羣可惡的
侵蝕我們祖國的毒蟲消滅！
天明了，倒臥在山頭的
是染滿模糊血漬的
敵人的屍體……

一九三九，五月，西貢戰壕。

夜戰壕

戰地上，

聽不到

深夜的更鼓

戰壕裏

弟兄們

用煙捲

燒出閑逸

洗抹槍機

也是消遣

擦亮刺刀

待明朝

陷陣衝殺

好刺上一串倭頭

一九三九，十二月，西江。

趕火線

一陣北風

能捲動馬蹄

戰士衣單無怨語

心眼裏都是仇恨

夜行軍踏碎月影

趕火線

個個都抱着奢望

這回要贏一回大仗
活提幾個侏儒

一九三九，十二月，西江。

停戰後

炮聲壓後

戰地格外淒涼

江水靜靜的在睡着

連一點微波也沒有

把鋼盔脫下當枕頭

來福槍抱在懷裏

胡亂的睡一陣

夢裏也是襲擊敵人

一九三九，十二月，西江

夜哨兵

夜是那末的深沉，

聽得波音，

沒有月亮，

沒有星光，

我荷着槍守望哨崗。

大野全入寂靜了，

萬有皆無聲，

這不是夢境——

戰場的陰冷！

一切都是戰慄的，

古樹，

眉月！

想到今夜，明朝，

想到祖國，老家，

一個遼遠的夢，

精神驟然百倍。

我是戰士，

我是祖國守望人，

勝利的意念在腦裏開花，

我驕傲的站在哨崗上

用槍口

擒視着敵人！

一九三八，三月，湖北荊州。

致死者

——悼一個死難的同志——

悵悵着落日的餘暉，

哭白了頭的墓前的蘆花該枯萎了吧？

傷心的是半途還沒有完成的

你的志願，

這無涯的血恨，

永恆流注在我們的心底。

最光榮的是忠於祖國的死亡，
啊，同志，你已經够得上
咱們伙伴中最忠實的一個了。

如今，我們這雙不死的腳，
又踏上了西江的戰場，
用這雙不死的腳
踏着血跡前行！

假方心，誰能才到終道，
跟流水拖着春花逝去，
深仇，血恨，也不會讓
歲月無聲息地悄悄滑過！

啊，同志，

你可以安眠了吧，

出了的缺已由另個同志
把你的崗位填上。

一九三九，六月，西江

春 的 南 江 念 懷 Ⅲ

在恐怖濃霧中

「哦，可憐，羞恥和淒慘的景色啊，

哦，可怕的念頭，一個定罪的靈魂——」

惠特曼——在囚牢中的歌者。

我訪問你——憔悴的薔薇，
枯萎的葉子，零落的花片，
請恕我吧，今夜，蔭然我以

夜遊人的脚步

來驚動你安寧的熟睡。

如今，月影已移近了那近旁的房舍；

而我以失却自由的身影渴望着

母親撫慰的心情

帶着憂鬱，戰慄，蒼白的面龐，

又走向這四圍閃示着

刀光的營門。

詛罵一切命運吧，

在這裏，我已經窒息到

吐不出了呼吸！

近黃昏，當着晚風掠過樹梢的時候，

我又恐懼的

怕看到那羣魔鬼的踪影。

啊，像一個真潔的少女誤入峻巖的虎穴，

她把不幸的愛情的隱秘

用兩隻戰兢的雙手

緊緊抱在戰兢的心裏。

啊，過往的日子，

我祇能向它揮一手，

一切是白費了，
那永遠的恥辱，

永遠的仇恨……：

在恐怖的濃霧中，
非法的引誘裏，
祇能磔碎部分糊塗的天才，
可不能絞殺那勇壯的力
與純貞的情熱。

失掉了自由的囚人的淚；

今夜，我灑在你薔薇根下，
咬著一切痛苦我哭了，
悲哀，民族的悲哀，
牠隱在那兒爲人不注意地
和薔薇一樣的憔悴！

一九三六六月，于荊州禁營中。

懷念江南的春

沒有吉卜西憂鬱的歌喉爲你歌唱了，
我有哥薩克蒙古騎士的心情來爲你懷念！

江南的春啊，

在馬兒上，我打你一鞭吧，

奔馳啊，奔馳在祖國戰鬥的野原。

沒有一點抑鬱或傷感的氣氛向你遙望，

哪知道，至今，江岸的春風

已開不出了花朵。

不疲倦，也不沉在寂寞裏凝望，

我已經扔了家，免得酸澀酒在喉頭！

江南啊，

什麼時候我歸來啊，啊，什麼時候？……

漠野中，遠遠的有軍號在響！

像一枝利劍刺在心底，

沒有一個時候不在心頭疼痛……

熟悉的田野，熟悉路，

沒有一天它不爬在我的夢的邊緣上。

戰壕邊，望到一片綠葉，

啊，春在我的心裏溫暖，

我堅信，有一天

有一天啊，它會張開雙手

隨着晚風伸來！

流亡人夜曲

春夜裏，微雨輕輕的敲着窗櫺
常懷鄉的情緒湧上心頭的時候
又逗起了我遼遠鄉思的回憶

倚着寂寞的窗櫺

向渺渺的大空

想唱一隻歌

「流亡曲」含恨的調子

我又怕會刺落流亡人傷痛的眼淚

因為受劫的山城

處處都有傷難被迫害的

流亡人行腳的棲息

情願流亡嗎

在異鄉遭人的白眼

不，明朝我就娶歸去——

帶着悲哀和憤恨

在自己的門前

洗去奴隸的羞恥

在門檻上戳下標誌：

「誓雪仇恨」

假如能在敵蹄踐踏的土地上

與敵人遭遇作一次交戰的血拚

縱然戰死也微笑

祖國，大地是母親

她乳汁哺育我們到長大

一九三九，六月，西江。

懷鄉曲

是午夜，我漫步在他鄉的街頭，
影子修長的告訴我孤獨，
街燈有意似地燃着了記憶。

故鄉，我懷念你——

那煙霧迷濛下破碎的山河！

聽說，月光下已沒有人
擺着長橈坐着低語了，
禾坪裏，也沒有人敢打着
蒲扇在夜裏乘涼。

啊，夢圈裏，
那記憶的斑痕，
我美麗的故鄉如今已成爲
孩子們不敢夜驚的黑地獄了，
我不會將往事緬塗！

寒風裏，夜雨中，

我知道：故鄉的人都在

咬着心頭的恨火，

每個心兒聯串成一條鏈了

要把奴隸的鎖鍊扭斷！

昨兒又帶到故鄉一個消息，

說敵人的血手抓碎了故鄉的泥土，

說故鄉已非人的世界了，

說故鄉遍體長着駭人的毒菌！

記起童年的牧牛地，

那兒去憑吊我

舊日踏過的腳痕！

我不忍看你遍體的鱗傷，

故鄉，爲了你，我要迅速的歸去！

一九三九，八月，改作於西江。

無題

偶然一片葉子
打落帽緣上
也擦不起了
往日的鄉愁啊
祖國滿地烽煙
有甚閒心憑弔
秋陽下熟練軍操

爲祖國

爲祖國復仇

我願永遠長征

一九三九，十一月，西江戰地。

秋天

秋深了

秋紅了樹梢的葉子

遠征人的槍尖上

也染上了秋色

遠征人的心底

只有仇恨

可沒半點秋愁

因為，祖國已經蘇醒了
縱然如今是秋天
可是春在人們心裏開花
秋天裏也是春天

一九三九，十一月，西江。

春

春天了，
春綠上枝頭，
綠上樹梢；
在魚飛，
艸在芽動，
鳥在歌唱；
祖國在濃密的

炮火中戰鬥，
炮火燒紅了祖國的春天。

「人說：天邊的南國
一年都是春，」

那麼，如今正是春光裏，
莫負了春啊，

趁着韶陽天
快播種種子③

善良的地之子

平凡而忠懇的
祖國的農夫啊，
我們戰爭，
我們春耕。
灑一滴淚，
灑一滴血，
培養一朵仇恨的花朵，
慷慨的唱支春歌吧，
我們戰鬥，
我們春耕。

春天是戰鬥的季節

四月的黃昏

春在孩子們心上

點着了

小小的螢燈

哇兒們在水田裏

咯咯地叫

一陣春雨也洗不醒
甜醉在戰鬥中的
我們祖國熱情的戰場

春水是一支七絃琴
春夜的風是奏琴人
的手指在戰士心上
彈撥着一曲
雄壯的戰歌
呼喚着河流
和山嶽

不讓遼瀾的原野
 開遍野薔薇花的戰壕
 靜睡在戰鬥的夢裏
 把戰士的心靈
 帶向故鄉
 帶向童年
 打一個呼哨提示
 春天是戰鬪的季節啊
 莫輕輕地
 放走了敵人

鳳凰舟子謠

用力搖槳，
把緊櫓，
空肚空腸搖不動；
撐船人的日子苦，
年年歲月任水流。

春天過了又夏天，

一雙跣足

長年行在水國間，

一年到晚盡在船頭船尾走，
把生命踏碎在船舷上。

一年四季沒刻閒；

春江水漲又秋天，

爲了活命，

爲了一天兩頓粗米飯，
竹篙把來作手杖。

日落西山大地茫、

空腹牽船上急灘；

有錢人說：

「船家過得真寫意」

朝看流水夜聽濤」

那個知道

撐船人的日子

一年苦到頭！

更因為日本鬼子起戰爭，

打仗，米貴，過活難；

如今不怨灘頭急，

不怨窮人命顛連；

水國如今變戰場，

到處被狂炸，

到處遭災殃，

要想活，除非

起來保家鄉。

別看輕我們水國勞動者，

兩條臂膊是刀槍，

自古英雄水上多，

一條船拖出一條竹篙，
打走鬼子

才有好的日子過。

一九四一：四：粵北鳳凰山。

僑民

被時代所遺忘的
給年光的風塵
封固了臉
披一身寒酸
在深山幽谷裏
裹着單衣布片
原始的生活

過了他們無數的世紀

在不知世紀的那個年代

暴亂，苛政

迫使他

下一個決心

與世人

老死不相來往

熱望和悔恨

怨艾和哀訴

春戀和幻滅

讓年代的風雨磨折剝蝕

忠厚的臉像

明亮的眼睛

永遠向人們詮釋

不染上人間世

一點鴛塵

勞働，創造

用巨大無比的人力

自力更生

喬山上不怕長年封鎖

也不怕百年戰爭

單簡的生活

總樸的風俗

徭山上，亙古不失太平

長年是綠叢春樹

深夜的風雪

也捲不起一粒塵砂

住着低暗的屋子

從不想在狹小昏黑的窗扉

窺探於天色的希望

讓重重荒唐的山巒

讓山影像巨人的翅膀
長年覆蓋着天的盡頭
像一條鐵鍊
緊鎖着
困倦的囚徒
長年的歲月

現在他們開始昂起頭
注視於他們的周圍了
感情，財富，
甚至歡笑和眼淚

慨嘆着年代的盛衰

「不太平」的徵兆

室息着肺腑

烽火和濃煙

在最冷僻的地方

也開始騷動起來了

血腥的風暴從人們頭上刮過

怎樣去克服困難和障礙呢

沒有憂鬱

沒有怨艾

他熱愛祖國

像熱愛母親一樣

熱愛祖國的戰鬥

在狹窄崎嶇的山道

朝朝夕夕

沉默地挑

沉默地勞作

是怎樣地堅忍

而固執啊

爲他熱愛的祖國而生產

驕傲於

嵒山，高原之上
比太陽還更熱情

一九四一，五，
於粵北，嵒山之麓。

飄零的雨

打落葉子

一片，兩片，三片……

我長征的腳步

也踏走了歲月

一月，兩月，三月……

可如今

紅的花雖

化作了綠的泥

仇恨的葉子

又青青的

長上了心的枝頭……

啊，這三年的光陰

這三年的征旅

看够了敵人狠毒的

人間世——最悲劇

刺激着神經刺激着

我的心眼

腳上還餘血痕

踏着祖國碎了的

額垣和敗瓦

從原野又越過戰場

若要問我三年來

得的收穫是什麼

那末，我可驕傲的

對你說：

戰爭的烽火燃燒着我

仇恨長大着我

「我和祖國一樣年青了」

三年的光陰本來

不算長

在戰鬥的行列裏

我原是一個無名的戍卒

甘心永遠把這條

身子

獻出給

祖國抗戰的

炮火

邁開更大的步武

嘉陵江之晨

晨暉趕走了

嘉陵江的夜影

嘉陵江

又在濃霧裏浮泛着

一片暖愛的朝陽

司號兵

用喇叭驚醒夢裏的人

鳥兒們在林間奏唱

奏唱熱鬧這山野中的兵營

星影晨暉下大夥兒升旗

一千條身子掛着一千個仇恨

升旗場齊唱一支國歌

嘹亮的歌聲吞蝕去宇宙

多情的朝霞

用燦爛裝飾我們的操場

我們在晨光裏早操

早操爲的是鍛鍊體魄
因爲將來咱們個個
都要去
殲滅敵人

二十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于四川嘉陵江畔

三
年

三
年

啊，三
年

像支急
矢

流星似
地

又射過
了我

青春道
上的箭
靶

來走過這
祖國最艱苦的一段
分一份勝利的
光榮

一九三九冬，西江。

「七七」三週年祭

瀟瀟的雨，

灑遍了祖國的戰場，

今朝，我們的血

又湧漲在胸膛。

默默地向

蘆溝橋頭低首，

遙祭你——

一切爲祖國爭自由而
捐出了自己生命的勇士！

祖國抗戰的行進已經三年了，
三年的歲月——

是多末的光榮啊，

踏着血

用戰爭

消滅罪惡的戰爭！

紀念你「七七」——

悲壯的日子，

明年，

我們拿勝利來作

祭禮！

今天，我們伸出粗壯的手

用反攻的炮火來

迎接你——

祖國偉大的抗戰第四年代！

「七七」三週年紀念日，大庾山下。

後話

在祖國神聖抗戰的血火裏。

三四年來，在戰鬥的行列中，自己雖然沒有得到什麼意外的收穫，但是，能讓我游泳在祖國戰鬥的大時代的洪流，有機會滲入在戰火，壕塹，災區中去生活，這是我生命中一段珍貴的日子。

幾年來的行腳中，本來不知有過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跡在自己的眼前掠過了。前線上戰士們的英勇犧牲；淪陷區裏被敵人鐵蹄踐踏，蹂躪，慘殺的哀號；流亡道上難民同胞在死亡線上掙扎的血和淚……：

可是，由於自己寫作技術的劣拙，許多應該紀錄的題材，都很可惜地在我這枝粗劣的筆尖下漏過了，沒有紀錄下來；這是至今還在我的心中引爲餘疼的。

這本集子裏所收集的幾篇東西，是這三四年來生活的行腳中的一點片斷。有一部分稿子，却給我在行軍的征途中散佚了。

當我校完了這一本薄薄的冊子，從印刷所中出來，踏着迷茫的夜色，在歸途上，我感覺到了一種過大的不安與慚愧，覺到不該將這一本不像樣的貧弱的東西，呈獻在這大時代的讀者之前。但，一想到這雖然是微弱的呼聲，然而也是祖國大時代戰鬥中的血和淚的時候，我的心頭頓然又浮泛起一陣無名的輕快！因爲，正是生活在這祖國激勵戰鬥中和法西斯魔鬼們搏鬥今日的人們，本身的生命死亡，是誰也無法逆料的。

爲了這些跟隨我走遍了許多戰地的稿子不再散佚，所以我把它編印出來了。

我知道這些零亂的內容，殘朽的形式，也用不着自己怎樣多餘的去替它說點什麼話，就讓它出去湊湊熱鬧吧。

炮火下的日子，將過得更有意義。

在這歌泣的年代，讓春風把我不死的血液重新翻滾，鼓起嘶啞的歌喉，爲民族解放的戰爭，用腳尖踢去擋路的石子，向前踏出我沉重的脚步……

最後，蒙沈振黃先生爲本書設計封面；穆木天，柳倩二先生寫序；內子謝少嫻爲本書籌備出版及抄寫校對全稿，都一併在這裏表致謝意！

寒衣

一九四一年夏

于學北風風山之麓

82

329030



版初日五十月六年卅國民

册〇〇五一

脚行的日昨

著衣寒宋

售經總

江曲

店書員動

司公書圖三一八

店書大各國全

40

定價

費郵加酌埠外

